撫淮小草卷之十

關西道甫李三才著

奏議

會勘河道疏

題爲遵奉

明旨會勘河工議論已定底績可期懇乞

聖明速

賜裁决以奠

陵運民生事須該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曾如

春題為河工經理方殷勘臣
簡用難緩懇乞
聖明俯賜速裁以決大議以圖永賴事奉
聖旨河工事急就着漕河御史崔邦亮上緊赴
彼會同總河及山東河南南直隷撫按等官
悉心勘議務期永久無虞具奏擧事工部知
道欽此隨該僨臣崔邦亮移書到臣約於曹
單地方會勘復又會行各該兵河等道為
照河自蒙墻寺再決全身南徙逼
陵日近去運日遠轂邑市廛廬竈盡被傾危內
外諸臣蹙額相告
聖天子盖
宵旰不寧矣事聯三省工費百萬業聞鳩工卜
吉用濟然眉柰何復有勘河之
請豈以大雨時行鍤畚難施亦以總撫各院見
未歸一恐類道舍之築耶
聖皇不慨然用科臣而急着僨臣會議卷查節
該漕河等道呈議河工事宜凡十餘詳開

濬已有定地督理已有定人俱經批揆其
間不嫌異同想各道留心講求屹有成説
今恭承
新旨責以悉心勘議期以永久無虞具
奏舉事盖欲在事諸臣盡脱形迹勿苟目前
誠鑒徹此中弊端矣業經約請各院彙集
面議為此牌仰本道照依備奉
明旨內事理即便會同各該司道督同各該府
州縣掌印管河等官再行踏勘仍將前詳
平心酌議開口的在何處督理各官有無
阻礙難行勞逸適均所議丈尺可否能容
全河此開彼塞機括應否全舉上源下流
緊閑應否預行料理務要商確明白刪去
繁文據事直説以憑復勘會行其應開應
濬應塞工程應費錢糧仍的具簡明冊揭
作速呈報勿聽奸猾之輩恣意高估勿令
模稜之徒展轉支吾務期永久無虞仰副
明旨倘有秦越異視偏謬掣肘定行參究等因

行道去後臣隨於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會同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曾如春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克纘巡漕御史崔邦亮等院躬率中河郎中劉不息夏鎮郎中梅守相等司管理漕河按察使汪可受河南管河右叅政朱思明山東曹濮兵備右叅政來三聘兵河副使衛一鳳南直兵河副使劉大文等道河南歸德府知府張與可山東兗州府知府劉廷桂等府河

南管河運同錢景醇山東管河同知褚國祥南直管河運使趙坰運同許一誠等廳及掌印官成伯龍等縣各乘輕舟自王家口歷潘家口蒙墻決口上下踏勘相其地形質諸人心因勢利導無踰開王家口者行間復准工部咨前事又經劄行各司道遵行外續據按察使汪可受右叅政朱思明來三聘副使衛一鳳劉大文等會呈蒙臣憲牌導遵依會同各該司道督同各該府

州縣掌印管河等官踏勘外行據直隸河
南山東管河運使等官趙坰許一誠錢景
醇褚國祥汪兆龍等各照原議呈詳前來
各道會同中河分司郎中劉不息夏鎮分
司郎中梅守相再親踏勘反覆參詳群策
看得決河之患誠亟治標之策已舉若暫
導東流以保
陵濬閘河以濟運則不出二三年間南墊日高
北轉成下徐觀水勢之所歸而大為之圖

誠有如所謂力寡而利求者然
聖明損
內帑之金中外望平成之績則勢之所難姑
待也如議開銀河者是破北隄而引水衝
張秋運河也賈魯故河非不可復然半用
決河而決勢方變遷未定衆謂難圖小股
河雖有順隄一線時通時塞然導之出楊
先口以保
陵最順導之歸李吉口以濟運稍逆潘家口即

淤河也水力便於衝虛人力便於蹈實開挑之工亦未見其甚易於王家口而迎溜弗若之以上皆管河各官未有擔當贊行者地勢人心之所歸的以開王家口下達李吉口經唐家口出小浮橋為便先是各省直所分議俱有案存今會議已息異同之說無復阻礙難行應待九月之初水落土乾大集人夫舉事至於開挑丈尺前議入口四十丈漸收至三十丈以及二十丈

深一丈五尺為度職等亦懼全河之闊計一二百丈深計二三丈者非此所能盡容量議入口增挑已約費錢糧至百三十萬之上役丁夫至二十萬之上若通加深闊恐民力益不支矣挽回全河是在開濬後相機堵塞之力耳此時河臣與水有不得不爭之勢必力障大川則狂瀾可迴而東也惟是王家口至蒙墻一帶南與決河為隣隄防最為喫緊北與山東老隄為隣而

以南隄逼之所為保全運河計亦屬喫緊
應將此處開河之土並築南北縷隄以求
两全其蒙墻等處舊隄接攔河壩補築更
加堅闊以為遥隄務取直以順水無迴曲
以逆水再於隄岸堅實處多築滚水石壩
以減新河所不盡容之水其所減水虢向
楊先口通馬牧入白河出宿遷小河口無
使滴流復向沙崗入泗斯完策也王家口
至下劉口之開濬并堵塞蒙墻決口及此

一帶築隄防守應為中州信地管河等道
共任之下劉口至堅城集之開濬并堵塞
黄堌口為山東信地兗西道分任孫家灣
以上濟寍道分任李吉口以下堅城集至
宿遷為直隸信地呂梁分司任六座樓以
西及唐家口以東夏鎮分司任六座樓東
至唐家口淮徐等道往來催督一應分委
員役派支錢糧俱各道隨便徑詳庶責有
專屬工無推誤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批據

議畫地分工酌量緩急更為詳確誠於
陵運有裨矣仰候總河各院詳示會
題去後續據管理漕河按察使汪可受呈稱
蒙債院批駁河工事宜該各道遵依覆加
會議各陳所見又經行據直隸河南山東
管河運使等官趙垌許一誠錢景醇褚國
祥汪兆龍龎應熊會呈查議得黄河自商
丘縣蒙墻寺隄決舊河全徙南有
陵園之憂東為運道之梗該運同錢景醇通判
周應雷奉委即徧歷相視蒙墻寺蕭家隄
口迤南一望瀰漫無緒可尋唯是曹縣地
方王家口有迤溜入懷之勢于此因勢開
導可以成河但勢已南奔而欲驅之使東
是挽回難也浮土之下多是溜沙是開挖
難也決口不塞則故道不復于洪波洶湧
之中而以土苴阻遏是築塞尤難也又該
運使趙垌運同許一誠同知褚國祥汪兆
龍會同覆勘得河既南趨則其施功當在

北岸下流無緒則其要領宜在上源奪已逸之全河而還之於故道勢之利便無踰于開王家口矣但自王家口以至徐州九里溝一帶道里延袤四百里中間有開闢生地者撈洗積沙者有遥隄曠遠而不能束水者有中洪深溜而椿埽難下者設非多費金錢大為修濬愈久愈難收拾將來

陵運之憂有不可勝言者矣職等矢心共濟各照信地估勘應開應濬應塞應築事宜地里丈尺錢糧數目開列款項查得王家口至徐家口十二里係開挖生地口面窄小恐水不呑入今議第一段開口面六十丈第二段開口面五十丈第三段開口面四十丈俱開深一丈八尺估工銀十六萬九千九百七十九兩四分徐家口至下劉口十二里係撈洗舊淤舊淤不净恐水復倒流今議挑濬第一段口面闊三十五丈第二段口面闊三十丈俱開深一丈四尺

連舊河形深一丈八尺估工銀八萬五千四百二十八兩王家口築逼水壩三道長一百五十丈估工料銀九千三百四十五兩又本口築壩塞河長三百六十丈估工料銀六萬九千四百三十八兩二錢四分又用埽防護新開河口估工料銀二千四百二十二兩徐家口築攔水壩一道長三百一十丈估工料銀九百三十八兩四錢又自考城縣石家樓起至單縣黃堌口止

創築遙隄一道長一百五十里築頂闊三丈底闊十丈高一丈二尺估工銀十四萬六千七十二兩一錢六分以上通共銀四十八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兩八錢四分計用夫五萬二千四百二十四名限二百日工完自下劉口起至孫家灣止長三十一里零六十八丈八尺照原估于舊河底上挑濬除舊河形見深七尺四尺五尺不等今第一段挑口面闊三十丈深一丈一尺

第二䟦挑口面闊二十五丈深一丈第三䟦挑口面闊二十丈深八尺連舊河形總計深一丈五尺該土方工銀一十一萬九千三百四十兩三錢六分用募夫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名計二百日完工全河東流盡歸故道則下源黄堌舊日決口當堅築大壩以防南奔議于本口加幇舊壩創築新壩共長二百九十六丈根三十丈以至七丈頂闊十丈以至五丈髙三丈以至三

丈八尺用山東黄河徭夫一千七百九十四名做一百七十一日完工徭夫有本等工食不給工銀外本壩北面黄河當溜之處須用樁埽廂護以防衝决計用大埽三百六十八箇該用埽料銀四千三百七十六两二錢五分單縣李吉口起繞北至李世科莊止舊河身淤為平陸今議禹王廟前取直迎溜之處創挑生地五里七十二丈二尺第一䟦四百丈挑口闊四十丈底

闊二十丈第二段二百丈挑口闊三十五丈底闊一十七丈五尺第三段三百丈挑口闊三十丈底闊十五丈第四段七十二丈二尺挑口闊二十五丈底闊十二丈五尺以上俱深一丈五尺内除先調徭夫開過闊十丈深一丈二尺不筭錢糧自李世科莊起至碭山縣堅城集交界止河長二十一里一百七十五丈九尺除舊河淤墊口闊止十丈底闊三丈五尺深五尺五寸

今應運舊河挑口闊二十丈底闊十丈深一丈五尺挑出河土運送南北两岸調用徭夫築成縷隄每名日給犒賞銀一分量給犒賞銀一千两以上挑河築隄共該銀一十一萬六千一十六两一錢五釐用募夫一萬九千一百七十名計二百日完工碭山縣堅城集起至徐州九里溝止計長二百七里零五十七丈自萬曆二十一年山東單縣黄堌口決後節年淤墊窄淺見

存河形口闊九丈至十二丈底闊二丈至
五丈深五尺至一丈一尺各不等先奉文
勘估量挑就舊河展口闊十二三四五丈
底闊六七丈深八尺一丈不等該土方銀
一十九萬八千一百八十两已經呈詳去
後今王家口議開六十丈以下漸收至二
十丈深一丈五尺下流若不展闢挑濬恐
水勢未必迅駛應接挑口闊二十丈底闊
八丈自岸至底連舊河形深一丈五尺内

龎家屯起至宋彦崗莊止長二十二里舊
河灣曲水勢不順今取直止開生地七里
又陳萬奇西王家莊起至六座樓止灣曲
長三十里取直止開生地十三里俱口闊
二十丈底闊八丈深一丈五尺二段省工
三十二里又勘唐家口至鎮口原係故道
先年黄水倒灌鎮口閘座時常挑濬勞費
不貲今議開唐家口支河一道長一十四
里四十七丈下通徐州小浮橋因舊河洪

墊淺狹止口闊十丈底闊三丈深九尺應
闢生地口闊十丈底闊五丈深一丈五尺
并舊河底接挑深六尺以上各挑濬工程
共估土方銀六十八萬一千一百二十四
兩二錢三分用募夫一十一萬三千五百
二十一名計二百日完工其堅城集至九
里溝一帶挑河泥土運送南岸調用臨近
徭夫修築縷隄一道做邊夯杵堅實量給
犒賞銀四千兩職等各逐款會議查筭明

白另行造冊外再照人夫逾二十餘萬而
限之以六七閱月之間河南江北重罹災
傷即調之而恐其不能集也烏合多亾命
之徒災黎虞意外之變即集之而恐其不
能馭也工費鉅繁限期促迫即督之完竣
而恐其不能如期也職等揆之民情度之
時勢須假二年方可告竣況為目前之計

護
陵見築汴隄資運見有閘河雖容寬假似無妨

礙合無准令河南先行創築遥隄隄工完
日方濬上劉口及開王家口以下山東直
隸酌量夫數次第挑濬庶事體不病於欲
速里夫不苦於派募全河挽而
陵運民生均有攸賴等因據此又准河南管河
道朱參政関稱看得大工未易舉也舉大
工動衆固難而動衆於民力匱竭之日尤
難貽
朝廷以

陵運為憂則河不可以不治縱令日不治而興
日必有以治之則今日民力雖匱有難恤
者顧稽諸往牒有河決而塞之者有河徙
而分之者未聞全河之彼可以仍挽而之
此者挽河之說起於王家口有對河迎溜
之勢而言夫河深三丈闊有百餘丈新開
之地深不過一丈五尺闊不過五六十丈
其數不勝也何以奪全河而東向此勢也
新河迎懷之勢順舊河灣環之勢逆惟順

則新河一開得水之分數常多多則日衝刷日深闊安知新河非洪流也惟逆則舊河一洩得水之分數自減減則日緩漫日停蓄安知舊河非平陸也因其日深之勢高築一帶隄岸以防南逸因其日淤之勢堅築截河埽壩逼向東流而又於旁溢者塞之踈漏者補之築塞未盡者遺而歸之似亦可為要在口開之地深闊而徐家口李吉口堅城集以下一一開挑無梗隘不平之處庶可成功近議堅城以下開闊三十丈似未足多不然河身狹矣既不容其縱橫自如又不容其衝刷得去尚可冀全河乎所謂水平者取河底之平而不取土面之平則節縮之計即在於此惟臨期逐段酌之而已若夫放水之日必在清明前後水稍漲則借水之力以殺沙水入口則因河之淺以堵塞人力可施樁埽易下及至伏秋水發而此根基已實矣倘云工程

難完姑待五六月間放水夫伏水暴漲五六日即退或十餘日而止不數日又漲如前漲則河狹不勝其溢退則河淺不勝其淤如此至再則新河日墊乃欲於下流處方堵方塞未幾洪濤又至駭目驚心人將束手河濵敢與之相抗衡也何也新舊河深淺闊狹原自懸絶不可與蒙墻寺南下之勢同日語也故善治河者因天時順地利和人心一有未備寧需物力以固根本

請求畫一正惟此時今據該廳任築汴隄以保

陵兩閲歳以竣事未為無見會估王家口起至下劉口開河塞決築隄通共用人夫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三名零四十三工銀四十八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兩八錢四分以上工程皆因前道估計原冊量行增益本道酌議相同等因又准濟寧兵河道衛副使闗稱看得王家口屬山東地方先該本道

議得開渠不過引流而衝刷實藉全河之力必須能塞方可議挑則堵塞視開挑更為喫緊又查得先年題有禁例南岸不許築隄若自築隄恐南岸強北岸傷又恐南北俱強上流受傷灌城郜魚人民絕運道其禍立見載在總河疏議可考王家口逼近曹縣老隄之外若於此處築南隄恐致如昔年民生運道之害後該司道會議濬塞利害俱係河南擔當諒有兩全之策無

容再議惟是本省分任工程自下劉口至孫家灣李吉口至堅城集開河五十八里零築舊決口二百九十六丈估計該募夫三萬九千六十名工食埽料銀二十三萬九千七百三十二兩七錢一分五釐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復多起派民力何堪困苦之極恐生他變衆議欲將前項工程分為兩年興作用民不盡其力工亦次第可完等因又准分巡兗西兼曹濮道來紮政関

稱看得議開王家口以洩黃河者遠慮在
陵其次在運最急在河南水災也河南首議固
所宜然山東未敢擔當者止恐他日河射
山東患運道亦猶今日之河南也今既衆
議已決山東復何異議惟是同心共事必
期成功竊觀今日全河闊一百數十丈深
至三丈四尺而據議開濬王家口河闊始
六十丈終於二十丈深一丈五尺恐成河
而水不盡洩究竟築塞為難即竭盡人力
以塞之水將安歸誰敢保其不潰溢於上
流南北兩涯之間乎似宜於王家口一河
之外別求分洩之法方必成功顧此特論
功求成耳若以三百里河工欲取必於冬
春一時用夫二十餘萬蕭碭豐沛之間豈
無意外不測之憂而況水未即近
陵也運尚有別處也水災雖急亦應酌量時勢
儘力而圖委如衆議期以兩年成功為便
等因又准中河分司劉郎中夏鎮分司梅

郎中淮徐兵河道劉副使穎州兵備道劉
副使揚州海防道楊副使閔稱會看得興
工動衆當察利害而分緩急近時治河率
以數月為期盖運道必資黃流而計工筭
程不得不取必於目前非萬全之計也旋
通旋淤未必不由于此今運以閘濟若歲
加繕治則運道不阻運道不阻則儘有餘
力從容以治河何事匆卒必以難挽之河
而取效于數月之間也據管河運使趙坰

運同許一誠估勘得堅城集以下應挑河
道長二百七里零五十七丈該土方銀六
十八萬餘兩用募夫一十一萬餘名二百
日完工估費不為不多矣然較量全河勢
未一半其數猶少而又不能加則前估斷
不可減者㠯論工費即此人夫一項江北
之地萬不能堪江北四府三州共止五十
七州縣槩行攤派則每處該夫二千有餘
如今歲清桃山鹽睢沭安贛海州泗盱臨

鳳靈虹高寶興泰等州縣陰雨連綿異常
水災流移殆盡見今
奏題蠲賑即有孑遺能辦乎不能辦乎勢不
激而成亂不已矣司道目擊心恫不得不
曲為之防而預為之計竊以十一萬之衆
而催促於六七月之間則小民不堪若以
二百日之工而寬假於四百日之内則成
功自易念及於是而收拾人心寛舒民力
在此一轉移之間矣自古興大役動大工

聚數十餘萬衆而御之無法未有不釀禍
者秦元驪山黄河之役可鑒已何忍盡言
也合無頗議轉達准將直隸河工限以二
年合用人夫止起一半赴工挑挖計日工
程等因准此該本道看得河性重濁而湍
急其所向大則有衝刷之勢小則成淤墊
之害非若清流之可以人力捉摸開寸則
寸開尺則尺者也舊河數尺之下即多溜
沙開井去水然後去沙甚至沙深人陷足

不能立而以滕竹器不能施而
都開河至一丈以下人皆如豕
其用力苦矣今河已斷流七百
濬者幾三百里欲人力所施盡
百有餘丈深如河之三丈其將
自四十丈收至二十丈續議入
增挑則度之物力止此耳此中
謂挽河之説起於王家口有對
勢而言盖恃人力者十之三恃

之七也新河直而舊河曲故計
可奪曲新河高而舊河下又恐
可奪高前詳以為挽回全河尚
相機堵塞濬塞並舉庶幾全功
無永圖矣東省河臣於王家口
已僉同惟是所引漕河禁例南
隄之説誠恐南強北傷衝及運
之所宜長慮熟傍決河而開河
河也南隄斷不可少前詳多築

瀆餘流歸白河以減新河之漲為新河亦為運河也為北隄亦為南隄也兩全之計所望實行之耳堅城集以下大勢誠低積淤亦久今議開河闊二十丈在直隸河臣見以為多在中州河臣見以為少尚須從容酌驗水平省深以增闊總之費不出所估外也惟是十一萬之衆委非五十七州縣之所能辦強而行之不亂不已直隸司道所議引秦元驪山黃河之役以為殷鑒欲少起人夫寛計工程以兩年竣事為期實為

國家根本之慮查得弘治間黃陵岡之役塞決計五十日并開河通計二載今挽復全河較塞半決之工為多假以歳月似不為遲本道又竊計自黃河變遷以來中外臣工惶惶冀復舊於旦夕者為

陵耳為運耳茲中州河臣任築隄以保

陵業已半收其效直隸河臣任建閘以濟運業

已全收其效續而成之可保
陵運無虞則今日殫時詘之財疲孑遺之衆與
繁難之役圖希有之功非惟不能計成於
旦夕亦不必計成於旦夕也隄以漸築則
堅河以漸濬則深工以漸覈則實力以漸
用則寬物以漸辦則備合無通限本年九
月興工至三十二年三月工完放水庶為
長便准各道関報管河各官估過工程共
計應挑二百八十九里六十三丈七尺應

築一百三十三里一百二十五丈應塞二
里共夫工埽料銀一百四十萬八千四百
七十九兩七錢八分五釐先估二百日完
工用夫二十萬四千五名今議四百日完
工合減夫一半止派夫十萬二千零二名
相應如估覈報以候委官覆覈所有畫地
分工等項已具前詳無容別議等因又該
臣批據議河工事宜酌分緩急興舉誠得
標本確論悉如議行仍候總河各院詳示

會

題去後復據按察使等官汪可受等會呈蒙
撫院又經批駮覆勘蒙此隨經行據直隸
河南山東管河運使等官趙垧許一誠錢
景醇褚國祥汪兆龍龎應熊會呈覆議得
王家口等處河工省直會估夫工料價共
銀一百四十萬八千四百七十九兩七錢
八分五釐為數委屬不貲但上下長四百
餘里黄河水面見闊二三百丈深三四丈

不等今開前河迎溜生地闊六十丈深一
丈八尺以東漸收至二十丈深一丈五尺
總計不及黄河十分之一若謂錢糧難措
合應節省恐河窄不能容納河淺不能通
流至於隄壩防禦潰決尤為喫緊河南創
築縷隄一道係募夫用工李吉口以下至
九里溝一帶將挑出河土修築南隄係徭
夫用工每日止議犒賞銀五釐以上合用
錢糧遽難減削工程期限二年原議河南

先築遥隄山東直隷先挑一半不與黄水相通雖經伏秋雨水未至淤澱通候完日方挑王家口即本口稍有更變上下不踰十數里臨期不妨酌量開挑其開歸上下隄岸處恐衝決合行該管地方嚴加修防以圖萬全等因據此職等看得淤河七百里今議實挑止三百里從省也所議挑土方深闊不及河身之半又從省也據各管河官估費百四十萬尚有管工員役各稟口糧部院閱工犒賞及各棚廠醫藥等項不在數內重行覆估俱稱難裁查得原

題開王家口踈內有據曹縣估費百萬之説僅至堅城集止耳今并堅城集下全挑即增四十萬未為多也除見在錢糧尚少百萬內外帑藏俱竭似於事勢不得不議加派然民力竭矣非司道所敢擅議也王家口再經伏秋其迎溜與否誠不可知但今日建議不得不據見在而言用工自下而

上空此一段以待來秋酌開即有變遷諒
不出本口十數里之外所虞開歸上流再
決在申嚴防守之法耳職等前詳惟酌理
之可為如此職等所深慮者夫役既聚錢
糧不繼散之則廢前功留之則生他變須
錢糧派有下落然後可定起工日期倘以
時詘難於舉盈民窮難於加賦則成汴隄
以保
陵而亟疏東流以斷南衝以防上決濬開河以

濟運而徐開泇河以備運道之緩急此但
通括省直歲脩錢糧通調省直歲修人夫
可以剋期竣事即見撥國金毫不敢支矣
但保
陵濟運綰屬一事若分而圖之恐非所以答
聖明宵旰之慮慰中外平成之望合候本院裁
奪俯照職等前詳具
題乞如數撥錢糧以濟河工則永賴可期矣
等因復議前來該臣會同總理河道工部

右侍郎曾如春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黄克纘巡按直隸等處河漕監察御
史崔邦亮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光訓巡
按盧鳳監察御史李思孝兩淮巡鹽監察
御史蔣以化勘議得自古及今無不治之
河亦無必治之河蓋水性靡常人力有限
惟察其標本酌其緩急使不為害而已去
其害而更資其利此事之不可幾者也然
本不治則害必深利必失此又勢之不得
已者也故今日河勢蒙墻寺其奔逸者王
家口其新開者兩者相對此不下則彼不
來開深而後能容費多而後功就今司道
府廳堅謂夫須十萬矣限須二年矣銀須
百四十萬矣至於量財度時憂深慮遠蒿
目苦心不啻詳盡夫今日河患之急惟在
陵運二事前臣恭謁
祖陵見其東隄障水松楸蔥鬱見今誠無事矣
修築汴堤逼水東行似也倘故道不復河

盡南徙不惟奔騰瀰漫隄必衝決而拖泥帶沙河底淤高金水河之閘遂不敢開洩盖開則恐外者隨入不開則內者不出于是

陵不敢知矣至於徐邳之間運道梗澀臣已采司道之議建閘蓄水糧船賴以通行矣然此係今歲之多雨偶得以苟全耳若故道不復此流終細倘值天道亢旱泉流乾涸即欲蓄水而無水可蓄糧艘雲集人力難施于是運事不可知矣故築隄建閘終屬目前之計實非永久之圖必復故道乃為完策臣之前疏固言之詳矣但今費用無處勞民可憂歲多霪雨水患異常所以厚其工食安其身家時其犒賞嚴其殫壓是在當事諸臣加之意而已故臣等懇懇以

故道為

請又稟稟以錢糧為憂惟我

皇上神明之察

雷霆之斷大發
內帑務期必濟永安
聖祖在天之靈長保
京師百萬之命在此舉矣若夫工程之疆界
脩舉之次第河道之圖冊具在債臣
進呈
聖覽外伏乞
勅下工部再加酌議覆
請行令河臣及地方各官酌量次第施行緣係
會勘河工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蔡宗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七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

報秋災疏

題為水患異常民命莫必懇乞

天慈憐憫速行賑恤蠲折以解倒懸以安殘黎

事本年六等月初一等日節據鳳陽府屬

宿亳潁泗壽五州蒙城五河潁上靈壁虹

縣懷遠太和天長定遠臨淮盱眙霍丘十

二縣各申報災民泣告疊罹重災縁由隨

該各掌印官踏勘各該州縣地方路當極

衝土瘠民貧糧差重大加以連年水患民

窮徹骨始自萬暦二十一年黄堌口報決
鳳屬盡為水鄉僅存高阜些須田地耕種
麥禾尚不足以供輸差餬口至二十九年
蒙墻衝決黄水盡趨宿亳蒙頳等處小民
已不堪命豈意今歲正二月以雪三四月
水雹霖雨盡將二麥渰沒已經申報委官
踏勘繼至五六月又遭靂雨傾盆洪水泛
漲城垣衙宇倒塌民間房廬田地半沉水
底一望皆湖觸目傷心不忍見聞即多方

寛恤加意招撫莫能盡挽百姓流徙之心
當此内使榷税委官横徵民窮財盡之時
錢糧新舊追併之日縱加箠楚委難卒辦
至於漕糧若徵本色秋禾既無收割從何
輸納上倉即今起派河夫人丁逃竄將何
應役其悽慘之狀悲號之聲甚屬可憫若
非亟為破格拯救則垂死之民無以延生
合無早賜題
請大加蠲折豁免河夫破格賑濟以安殘喘等

因又據淮安府屬海邳二州清河桃源鹽城安東贛榆沭陽睢寧宿遷山陽九縣各申稱各州縣地方俱臨海邊河岸地極低窪正當黃淮交會之區又值山水橫漲之日連年罹災民困未蘇今歲雨雪大降二麥失收旱禾又沒間存高岡佈種豆穀晚禾陡遭霪雨傾注晝夜靡止氷雹並作平地成河又被山水暴漲海潮泛溢四望皆湖房廬畜産漂淌無存秋禾豆穀顆粒無

收小民絶望老幼男婦四散逃生流離滿道號籲震天舊逋新徵急如星火河夫數萬里遞追呼而又加以稅監榷稅商賈不通萬分危急官吏實難支撐詢之鄉老人等共稱隆慶三年之水患莫過於此視萬曆二十一年殆尤甚焉而清河安東桃源宿遷鹽城之災更尤勝於他州縣者惟今若不極力陳請則小民終難存活合無俯將萬曆二十九年以前舊欠一應錢糧盡

行議蠲併將見年漕糧鳳米准其改折河
夫免行起派仍

請多欵

內帑遍行普賑早救一方數萬生靈庶㡬壓
郡邑可存而垂死之民或有更生之望矣
等因又據揚州府屬高泰通三州與化寶
應江都泰興海門儀真如皐七縣并泰州
分司各申稱各該地方節年以來水旱頻
仍遭困已極今年自春入夏雨雪並作二
麥腐爛秧苗沒水已經申報踏勘夏災而
時尚存棲址高者尚望秋收低者或栽植
蓮藕聊可活生詎意五六月以來疊被霪
雨盆傾不止湖河水勢陡長丈餘城垣公
所傾倒太半民廬產業漂淌一空田地悉
渰水庄老幼流離悲號載道觸目傷心可
為嘆息流殍或告求城上地址搭草棲身
者或附託在城親識安存老小者或編筏
駕舟灣住隄岸者斗粟如珠薪草如桂即

今起派河夫失業之民豈能堪此大役往
歳被災未必夏秋薫有民力猶可支持今
且終歳無望慘困既極加之理鹽徵税二
監取盡錙銖若非大為拯援則區區子遺
何以紓目前之急而延旦夕之命伏乞俯
念天災流行之數優恤閭閻小民之苦將
二十九年以前拖欠錢糧悉行罷徵見年
錢糧速議蠲折額外加派河夫盡行豁免
仍望
請發
內帑大加賑恤招撫流移庶災黎積困稍甦
官吏苟免參罷之累矣等因又據各州縣
災民章慶劉松王萬成賈應坵趙遠鄒桂
芳段應加韓璧朱德峻崔九德仲言賢刁
鴻秋王汝翼張剛徐惠葉政紀世科仇喬
成綵孫花耿作吳書紳何洪運吳德潘橋
唐庫王希堯孫雲顧通陳賓等千百成羣
遠赴臣駐劄衙門及臣趨赴曹單地方會

勘河道經由高寶山清桃宿睢邳一帶沿
途遮道泣訴有告求賑濟者有告免派河
夫者有告追徵舊欠連鎖帶杻難再刑比
者有告免河下應付進
貢船夫者有告蠲折錢糧者種種苦情月無
虛日俱該臣批行淮揚潁三兵備道作速
委官查勘酌議通詳仍聽巡按御史覈實
題
請蠲停賑恤多方撫慰去訖又特行牌示被災

各重大州縣掌印正官備查倉庫堪動銀
穀先行便宜賑濟安撫及暫緩催徵外卷
查萬曆十三年五月內准戶部咨該本部
題為欽奉
聖諭并陳末議以廣
德意以消災沴事節開今後災傷去處許小民
各將被災地畝開報掌印官親自踏勘一
面申報巡撫具
奏一面造花名地畝文冊送巡按覈實定擬

分數

奏報前後不嫌異同待本部題覆之日即按冊照例蠲免夏災定限五月以裏秋災定限七月以裏奏報等因備咨遵行在卷今據各屬申報前因及災民告訴前來臣惟雨暘失時固歲不能無百姓憔悴亦勢所必有但詢之士人稽之往牒從未有如今歲之異者亦未有如江北之甚者先是一春久雨至三四月不止臣見所屬地方中

報二麥淹爛十有八九已經

奏行按臣勘報至五六月以來暴雨連綿狂風數日前項地方夙積之水既盈蒙墻一帶決口之水更發亳宿頳壽以至五河盱泗皆成巨浸而高寶邵伯諸湖之水勢難分洩蕩漾盈溢遂致決隄頓有南河郎中顧雲鳳將越河打壩親行築塞手口拮据幸猶及止然而安清桃宿興鹽等處之民已受衝淌廬舍之苦矣此臣因勘河經過

目擊其狀逃難灾民哭聲震天其流離狼狽千辛萬苦有難以言語形容者雖經行令有司撫戢招徠便宜賑恤第此江北地方乃

祖宗根本之地

國家咽喉之關積年水患民甚不堪昊天不弔更復如此近且議復河道派夫十萬有奇加以部文追徵積逋半月一比又況税監委官船貨兼榷士民逃竄商旅斷絕夫以積疲之衆久困之鄉縱使綿綿樂歲穰穰豊年加之以撫摩需之以時日猶恐病深難醒瘡痍不起況當此非常之灾不數之患抂為今之計不過曰蠲曰賑乃江北彈丸之地倉庫如掃在在空虛那移不給又安得羸餘為灾民抵補惟正之供乎此蠲免之難也至若賑濟一節臣已便宜舉行少延旦夕但一杯之水難救車薪之火儘其見在銀穀能活幾何即使水落地出

失業之衆無廬無食意外之變必所不免
移民無地移粟無粟此賑濟之難也當此
極重之地極困之時極苦之民極異之災
非大破拘攣之例弘施
曠蕩之恩蠲其宿逋改其正賦濟以
帑金宣以
德意其何以拯阽危之衆而消隱伏之禍哉臣
雖候代尚在地方目擊水火倒懸之民心
切危急存亡之慮故敢冒死為災民祈旦
夕之命伏乞
敕下户部速行巡按御史覆加查勘破格上
請大加蠲賑行臣遵照施行庶孑遺殘喘少獲
安全而
根本重地可保無虞矣緣係水患異常民命莫
必懇乞
天慈憐憫速行賑恤蠲折以解倒懸以安殘黎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
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回　奏府官並未隱匿河道錢糧疏

題為府官抗違

明旨隱匿庫簿文冊情弊顯露懇乞

聖明電究以肅法紀以清錢糧事行據整飭淮

徐兵備副使劉大文呈據廬州府知府錢

汝梁鳳陽府知府金時舒淮安府署印同

知崔維嶽會呈抄蒙本道案驗內開淮山

東礦稅陳太監手本并詳蒙撫按二院批

允勘問淮安府推官張時弼奉文查取河

道船料鈔稅錢糧庫冊緣何抗不送查有無侵隱情弊從公問擬明白具招詳奪等因蒙此今該各官將各有行文卷吊取到官查得淮安府先於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內蒙前任淮徐兵備郭副使案驗該蒙河撫按三院劄案准陳太監手本據官商于以龍等

題查省直沿江船料每年額數若干何處所榷是否供給河道錢糧支銷存積各若干即今各屬在庫有無見貯若干是否存積是否聽支應否解濟

大工若干查明通詳以憑會覈轉詳蒙此彼時該府查得淮安地方並無設有沿江船料銀兩止於隆慶四年間奉河道衙門明文彼因邳州堤夫工食無銀支給議設由閘銀兩每年所收多寡不等僅足各夫支領及查河道錢糧原無額設歲修之數續於萬曆九年添設歲修銀二萬九千兩後又

議加銀一千兩共銀三萬兩出自南直隸
浙江河南協濟專聽每年修理河道并防
守隄岸應用雖有三萬之名每年拖欠不
等通融接續亦僅足用但由閘銀兩隔年
既久事遠人亡卷簿零落不便查造歲修
銀兩萬曆九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彼因工
程緊急所收之數尚不足用俱盡數支銷
並無餘剩每年一次查明造冊
奏繳訖本府督令吏書倒架找尋查自萬曆
二十二年起至二十七年十二月終止磨
筭明白分別管收除在數目備細造冊送
查及查前項年分見存在庫支剩由閘銀
四百八十五兩六錢八分一釐歲修銀一
萬四千八百一十五兩九分零俱係實在
之數係關河道合應照舊收貯聽支難以
輕動但今
大工之用似難中止已經通詳河撫按三院批
允將前由閘并歲修二項共銀一萬五千

三百两七錢七分零儘數動支於萬曆二
十九年二月内差委名色把總何世爵蔡
繼祖解赴本監交收同徐州山東等處河
工銀共搜括五萬三千两類總解
進訖又為遵奉
明旨合請親詣查徵以全
欽命事本年三月内蒙帯管淮徐兵備陳布政
使劄付蒙撫院劄付淮本監手本等因行
府即查于以龍所奏河道船料歲修等項

銀两要見前已搜查既已解進今又稱有
未用前銀即今有無存積在庫前查因何
隐漏逐一查明造册聽候該監委官并同
本道委官崔同知會查知無前銀亦要明
白聲說行間又蒙本道劄付該蒙總河劉
尚書批該本道呈詳搜查河道錢糧緣由
蒙批于以龍妄呈該監已洞知之前
奏内亦明說其誑何得覆查即今黄河衝決
歲佚不貲何有羸餘已具文回覆該監矣

不必委官生擾仍呈撫按詳示行繳又經
詳蒙巡撫李都御史批如議免查回覆繳
又蒙巡按吴御史批總河部院既已批示
矣該道遵照行繳備蒙俱經劄行本府將
前項河道船料歳修等銀遵照免查遵行
訖本年八月十五日又准本監手本行府
仍欲清查行間又蒙中河工部劉郎中准
徐兵備劉副使劄案俱同前因已經本府
備帖轉行所属州縣遵照聽查及申報總

河部院定奪不意劉尚書停止文移至九
月病故日俟新院蒞任詳示允日方可回
覆至十月十三日該監遣牌前往海州青
峯頂至十八日到淮二十日上院本日親
詣查庫該本府署印張推官看得河道錢
糧文卷雜沓因先奉總河撫按三院批行
免查故未整備一面諭令該庫吏書上緊
查理造冊一面申請兩院親詣會查後本
監因冊籍未完於二十四日前往青峯頂

去訖續蒙撫按兩院憲牌內開又准本監
手本開稱親詣淮安查覈河道船料煩至
淮安公同查進等因准此查得河道船料
等項錢糧節行多官編查各有正項正支
並無積餘不得已將淮揚徐歲修等銀那
解已經會同本監回
奏訖後本監并于以龍等所奏搜查庫藏積
餘無碍銀兩又係少監張煒題奉
明旨南北直隸不許會查節經回覆本監訖况
今河道徙決
祖陵運道大是可虞方且急簡河臣星夜修築
將來所費不知其幾尚無所出即河道有
銀尚且預儲備用且河臣
勅印文卷見在山東撫院收貯而親詣會查敢
不奉
勅印不檢文卷而擅動
陵寢運道之急需耶即有堪動亦惟總河知之
須待總河商之若行起解有悞

陵運大事
朝廷究責恐不獨在兩院也已經回覆及具
書叮嚀本監外今照本監此行前往青峯
頂查理香錢順過淮安而河道船料俱已
明白回覆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便查照
遵守不許違錯蒙此備云前牌回覆本監
訖又經責令吏書整理冊卷仍候本監回
淮不意本監自青峯頂便道徑回徐州恠
府送冊遲悞將署印張推官參

題備行臣等會勘遵行間近接邸報該工部
等衙門一本為
陵運嗌臍可虞河工束手坐困等事奉
旨那借太僕寺馬價銀三十萬兩以濟河道急
用其原係河道錢糧五萬三千兩仍着留用
以後不必搜括欽此臣等看得河勢南徙非
獨湮沒民居淤塞運道即泗州
祖陵亦有可慮故蒙
皇上俯允大臣之請既發太僕寺馬價銀三十

萬兩而本監前解銀五萬三千兩亦准留
用夫已解者尚准復留而未解者無容再
查張推官原遵撫按明示候總河至日定
奪且已諭令該庫隨即造冊祇因本監便
道回徐未經查理並無抗阻情由矧今河
務繁興疏築並舉所費甚鉅
欽撥欽留之外不足者尚多此本監所目擊者
即別項之數尤須湊用而河道額銀安有
盈餘況已奉

明旨以後不必搜括所有河道錢糧相應欽遵
免查張推官原未抗阻錢糧並無不明應
免查究等因會呈到道勘得清查河道錢
糧一節先經本道行府遵照聽查紙因該
府奉有河道撫按衙門免查明文所以未
經造冊本監遣牌詣青崕頂公幹至淮之
日即行詣庫查理第文卷繁多倉卒之間
冊籍未備署印推官張時㢡一面督令該
庫吏書連夜造冊一面申請兩院會同查

理本監以冊籍未完前詣青峰頂而張推
官造完文冊聽候回淮送查不意便道回
徐具本參
奏今該盧鳳二府掌印知府及淮安府署印
同知再三查覈本道又經覆勘得推官張
時獬先奉免查明文後本監詣府隨即督
令造冊原無抗阻情由而該庫河道等銀
除前次解
進外見在聽支之數隨蒙撫院查明具數
題報亦無不明情弊況今河工大興見奉
欽蠲馬價不足者尚該五十餘萬行令設處巳
蒙免行搜括河道錢糧張時獬並未抗阻
而河道錢糧原無不明相應免究等因呈
詳到臣　卷查先該山東礦稅太監陳增
題前事奉
聖旨前有旨各該省直撫按等官清查河道歲
積銀兩解進以濟應用既經移文日久如何
尚未回報好生玩視職守何在便着遵奉前

旨會同内官陳增上緊查核具奏所奏淮安
府署印推官張時彌抗阻事情淮尓會同撫
按等官提問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部院知
道欽此欽遵隨據淮徐兵備道呈詳行委廬
鳳淮三府知府勘問推官張時彌抗阻緣
由該臣及前按臣吴崇禮批允會勘間近
於萬曆三十年五月内准工部咨為
陵運噬臍可虞河工束手坐困懇乞
聖明速賜允行計議以濟救患急需事該本部
等衙門會議河道工費甚鉅分毫無處時
下䟫築方殷畚鍤雲集
請帑金百萬責令河臣併力興工無致失時
悮事至於河道歲積錢糧原為河設近以
稅使搜括五萬三千有奇當此工作繁鉅
纖毫亦藉補苴乃望
諭令該監照數還給以充目前急切之用等因
題奉
聖旨朕覽卿等會議治河重務費用浩繁再三

縈心非不軫念但今內庫缺乏各項進供待
用有何積餘茲不得已且那借太僕寺馬價
三十萬兩差官送去以濟急用其原係河道
錢糧五萬三千也着留用以後不必搜括其
戶部原議協濟之數依擬行此外尚須接濟
你部裏還悉心計議措處來說欽此欽遵備
咨到臣隨經通行道府各官遵照去後今
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
思孝為照河道錢糧一歲僅足一歲支用

先因官商于以龍等具
奏搜查已將淮揚徐三庫見用歲修河道由
閘等銀那解內監陳增類
進訖後又復行具題奉
旨查進遍行搜括並無河道羨餘再三回覆該
監并咨工部訖適緣河臣劉東星物故河
決蒙墻盡由南徙
祖陵運道大是可虞修築之費不啻百萬其時
在事大小臣工相顧失色計無所出必

請蔟
内帑始克有濟而該監條至淮安一面相約
撫按一面逼取冊卷是以臣會同前按臣
吳崇禮行令淮揚二府謹守冊籍候總河
有官聽其支用不許有悞
陵運大事而署印推官張時獬委因兩院有行
致被衆論抗阻隨該臣將淮揚二府河道
合用錢糧備造文冊應否留解
進呈

御覽推官張時獬寔出無辜應否宥免惟聽
聖斷今荷
皇上軫念
陵運之艱虞
俯允廷臣之公議既蔟罔寺馬價復留應解河
銀不足者尚須措處在庫者又免搜括則
推官張時獬似應免行究問今該道府各
官查勘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工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具題

第一催代疏
題為蒙
恩既久漕事已竣懇乞
聖明亟簡督臣代任以重
國計以救民生事竊念臣愚猥蒙
任使淮揚之役三年于今智短心長靡所報稱
頃因內使之橫噬正自劾而待斥適值按
臣之謬舉遂具疏以自明仰荷
天恩特

准臣請本年五月初一日接得邸報奉
聖旨李三才既推託着他去罷員缺即便另推
来用吏部知道欽此随該吏部會推四員列
名上
聞翹跂至今未蒙
簡用臣因咨部
題催亦已至再然政關軍
國事切民生義難遲延致有躭悮故臣循例
疏
請惟戒
皇上憐而察之也先該
廷臣會議歸漕於撫吏部題奉
俞旨移行到臣臣欽遵受事未及旬日旋被
後命于時糧艘如雲河流如線臣方從事儹臣
同心督理建閘蓄水必濟為期禮則然矣
不敢
請耳今過淮過洪既已黽勉苟完驗米稽程行
且次第修舉今年運事庶幾可幸無罪但

轉盼之間新運屆期派糧散单事既連夫
七省積弛久廢義又難更因循况時值霪
雨水患異常淹城漂屋流亡殆盡高寶與
安之間鹽清桃宿之處巨浸千里哭聲滿
路于時正當總河償臣約臣勘河自泰歷
徐船行半月盡當目擊不屬風聞至於告
賑告蠲告免河夫告免催徵者衝泥赴訴
千百成羣遮道長號天地為震臣一面出
示且借且賑一面行道議恤議蠲然臣去
國之身人心怠玩即雖手口之拮据終恐奉
行之末力指揮徒切功效罔陳萬一勞民
不安運事有闕臣雖百口何以自解免耶
盖漕撫二者皆屬大政典守既曠廢墜可
虞整頓無人決裂斯在于時臣罪愈深用
是臣心滋苦展轉思維竭誠上
請伏望
皇上俯念大計早賜
宸斷前所

廷推丞簡一員剋期前来代臣任事
國計民生于焉攸賴豈獨臣愚免於罪戾而
已緣係蒙
恩既久漕事已竣懇乞
聖明亟簡督臣代任以重
國計以救民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
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八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

薦舉押運官員疏

題為薦舉押運官員以飭漕政事照得今歲
漕運糧船俱已過淮過洪該臣等具本題
知所有押運効勞文武官員例應薦舉除淮安
坐營叅將金一清告病徐州叅將田有成
陞任不開外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崔邦亮看得専管漕務山東右叅政董
漢儒濟川雅望舟楫長才萬艚奏星馳之
效千帆收雲擁之功江西都司僉書康九

皐恩孚醪纊氣鼓風雲揚帆擊節爭先後
運前幇並至山東都司僉書欒維城才優
分閫志切請纓催儹翔青雀之舟防護靜
綠林之寇以上三臣自江淮以達濟汶星
羅棊列晝地分兵防護無虞俱應薦揚者
也湖廣武昌府押運通判陳久可御風壯
志破浪雄圖監兌則悍卒無譁催儹而漕
規丕振江西瑞州府押運通判施大經三
年轉餉久歷勤劬屆除不避艱危竭蹶寧
辭勞瘁應天府押運通判焦蕃硜硜律已
翼翼急公黃龍未駕雄風彩鷁先飛雪浪
以上三臣押運效勞俱應叙薦者也伏乞
勑下戶部再加查覈覆
請將前薦舉官員咨送吏兵二部紀録優擢庶
勞臣用勸而漕政益脩矣緣係薦舉押運
官員以飭漕政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八月初六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查參奸黨妄獻鹽利疏

題為奸黨欺
君妄奏捐資全賦說謊乞
賜乾斷明正刑章以寢邪謀以消禍亂事臣於
本年五月内接得邸報該虎賁左衛指揮
僉事魯登科奏奉
聖旨這奏内兩淮運司鹽商余元俊等願捐巳
資鹽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具見忠義准
着原奏指揮魯登科前去彼處聽從欽差内

官魯保會同撫按巡鹽御史等官照數查收
完日奏請定奪不必差官以滋擾費該部院
知道欽此隨即行兩淮運司查據回稱邊內
水三商張思明等并經紀地户店户羅正
啟等俱結稱徧查商人中並無余元俊本
司細檢簿冊俱無元俊姓名隨該鹽臣具
本上
陳并乞治說謊之罪未蒙
批發又該經理兩淮鹽務太監魯保
題催魯登科等赴淮以便收銀奉
聖旨前指揮魯登科奏稱兩淮運司鹽商余元
俊等願捐已資鹽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
已有旨着去聽從內外官員會同照數查收
完日奏請定奪如何遷延日久未去好生違
慢姑且不究便着該部嚴催魯登科勒限前
去聽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欽遵專候魯
登科等至淮查收前銀間該總理河道侍
郎曾如春因河工經理方殷題奉

聖旨河工事急就着漕河御史崔邦亮上緊赴
彼會同總河及山東河南南直隸撫按等官
悉心勘議務期永久無虞具奏舉事工部知
道欽此比因河漕関係重大而魯登科遷延
不來臣等只得遵
旨急趨徐州蕭沛等處會同河漕諸臣勘議黄
河已經另行具
題外又經會同牌行運司署印判官閻金和
判官楊維清揚州府署印同知李仙品同

知杜縻公同細加查勘魯登科所奏商人
余元俊等是否两淮邉内水商見今住居
何處其願捐巳資五十萬两見在何所如
果是實即一面具由呈報一面收銀貯庫
聽候奏請
定奪若本無其人亦無其銀亦要開具緣由通
詳立等會議具
題去後臣等勘河事畢回至中途淮太監魯
保揭帖内開魯登科巳到揚州即會查前

銀據登科禀稱原奏願捐已資鹽利銀两
委係虛情禍由别巷騙財事犯今監禁長
蘆運司未到余元俊并見在劉顯忠主謀
於本年三月内在京糾同今脱逃湯迎時
王泰蓮顏完楨童申沈萬田鄭長呂鍾司
子春茅禎吉王榜等假以治河名色捏稱
願捐已資鹽利銀五十萬两本章仍請
差官督工希圖奏
等情及審余元俊在官男余邦爵同劉
顯忠各吐前後情詞與魯登科禀報無異今
備供在案本監已經具
題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御史李思孝巡
鹽御史蔣以化議照
國家資鹽利以餉邊两淮稱重鉅爲淮商四
方逐末之人有利則趋無利則散乃其常
態近日困累消乏之徒業者衆見今運司徵
課零星比併尚不能完顧安所得忠義冨
商如余元俊者肯捐五十萬之多金耶秪

緣近年利孔叢開無聊奸宄妄窺
上意奏獻百端凡可以利己害民罔不攘袂誑
奏一奉
綸音則人人稱
欽差在在皆狼虎藉
雷霆不測之威恣吞噬無饜之毒貧而往富而
歸冠服焜煌夸炫閭里頑使俠猾之流歆
豔聚談曰尋詭誕圖為效尤彼余元俊係
長蘆舊商欠課二千監追無納其於兩淮
絕無干涉何能捐五十萬於淮而不能完
二千兩於蘆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詐若
劉顯忠湯迎時等皆造謀結黨之人而李
尚質等又妄稱神禹之術魯登科貪鄙武
夫夤緣結構如夢囈語此其志直欲大家
打成一片摩牙吮血茍可快意遑恤裂軀
且余元俊乘此脫獄為計甚狡幸哉
皇上洞矚其奸
不准差官滋擾止

命內臣魯保與臣等查收奏請
定奪於是肺肝
照破黨棍皆逃而元俊身繫圜扉無銀完課不
能偉脫魯登科亦逡巡不出及奉
嚴旨責其違慢登科始拉元俊之子并劉顯忠
前來臣等查收銀兩彼皆空握兩拳所稱
願捐者全屬脫空畫餅臣等於此諦觀其
狀固可怪尤可喜烏可怪者何堂堂
天朝視五十萬兩直太倉稊米耳登科等乃敢
明目張膽揚揚
闕廷一疏未已復進一疏要內臣為盟主搆滿
棍為爪牙為害民肥已之舉伏覩我
皇祖禁令奏事不實說謊者斬非不昭赫何物
武弁下不顧民生利害中不憚法紀森嚴
上不畏
祖禁明肅其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而敢於輕瀆至此不令天下後
世姍笑無已乎臣愚以為可怪也臣等又

以為可喜者何天下蒙蒙皆攘臂矢口指
石為金以誑欺
皇上哉
皇上聰明睿聖電照無遺而說謊欺誣者猶然
以利為媒接踵
京師乃魯登科一旦以窮囚之余元俊假捏
有五十萬兩何異夢中說夢今奸狀已破
即登科亦搖手閉目自悔無及此事上動
宸聰必展轉思惟痛恨奸黨相聚欺誑始
知一切報虛稅報虛金報虛銀報虛租者似繫
魯登科之故智豈
高廟神靈故使一登科敗露而俾哉
皇上憣然一悟乎臣愚以為可喜也伏乞
勅下戶部查議上
請收回
成命將魯登科余元俊等速下法司照依律例
正罪見在及脫逃各犯容臣等嚴行提問
倘姑縱不嚴治之各棍如魑魅魍魎東竄

西伏又思巧設方畧以圖一逞竊恐今日
懷奸飾詐以欺
皇上之民即他日採戈持梃以叛
皇上之民関係非細安可泄泄不嚴治之扎緣
係奉
旨查收願捐銀兩奏請
定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
齎捧謹題請
旨

聖旨
萬曆三十年八月初六日具題奉

州縣官給由疏

題爲遵例考覈給由州縣正官事先據直隷滁州申准本州知州陳允升関稱見年三十八歲浙江湖州府歸安縣籍烏程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内除授前職本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任任内爲因查參清軍不及分數奉文罰俸三箇月不作實歷外扣至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

又據直隸揚州府泰興縣申准本縣知縣
李開春關稱見年四十三歲江西瑞州府
上高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十年六月內除
授直隸常州府宜興縣知縣二十二年正
月內調簡本年三月內聞丁父憂接丁繼
母憂二十七年二月內服闋赴部本年六
月內復調今職八月二十七日到任除前
任歷過月日不筭外今任扣至三十年七
月二十六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

三年任滿任內因拖欠京庫錢糧又因清
軍不及分數俱奉文住俸其京庫錢糧旋
已徵完起解清軍完及八分九釐俱經題
准詳明開復例應給由各等因申報到臣俱經
批行潁揚二兵備道查勘去後續據潁州
兵備副使劉如寵呈稱行據滁州查勘得
知州陳允升三年任內經管各項錢糧及
清解軍士俱已完足十分積蓄稻穀折賣
引鹽俱各過額收支贓罰明白保民實政

五事農桑等項六事俱各咸修均有績效
任內委因清軍不及分數查參罰俸三箇
月已經扣足又該本道查覈別無違礙應
准給由等因又據揚州兵備副使楊洵呈
稱行據揚州府查勘得泰興縣知縣李開
春三年任內催徵一應起運錢糧完及十
分積蓄稻穀過額拆賣引鹽足數清勾軍
士完及八分之上收支贓罰明白保民農
桑各事俱已修舉任內委因清軍不及分
數類參住俸已經完及分數詳明開支又
因拖欠京庫錢糧奏
旨住俸督催旋已完解亦經題
准開復又該本道查無違礙應准給由等因各
呈詳前来卷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
之法以肅吏治事今後府州縣正官給由
免其赴京聽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齎繳其稱
職經薦應得

誥勅命者照例
請給又為申飭考滿官員罰俸事例以定法守
事内開在外考滿官員掌印管糧官錢糧
料價完過八分之上照例考覈又准户部
咨為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題覆鳳陽撫按會題内開泰
興縣知縣李開春原欠見徵帶徵京庫錢
糧俱已完解所住俸糧應准開支又准兵
部咨開清軍事例内一款清勾事宜通行
撫按嚴督各掌印清軍官將奉單清勾軍
士務要加意清理如數起解每年終聽巡
按御史計筭分數如州縣掌印官完及六
分以上者免議七分以上者叙薦八分以
上者題
請紀録各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前来除欽遵查照外今據前因該臣
會同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李思孝考覈得
滁州知州陳允升才既優長守更清潔泰

興縣知縣李開春心性慈祥政事平易俱
稱職查得陳允升任內因清軍不及分數
年終查參罰俸三箇月已經扣足李開春
亦因清軍不及分數查參住俸已足八分
之上又因拖欠京庫錢糧奉文住俸催徵
完解俱已題
准詳明開復俱屬因公既經各道查無違礙臣
等覆覈相同俱應准其給由除行二官照
例復職接俸管事造冊差人齎部外伏乞
勅下吏部覆加考覈施行緣係遵例考覈給由
州縣正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　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九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第二催代疏

題為

聖主馭下過恩徵臣守身有義再懇

聖明亟簡督臣以重紀綱以明風教事盖聞

朝廷有予奪之典上下有各盡之道故為人

君止於仁然雖有

仁君恩不可過也過則名分隳紀綱紊為人臣止於義然雖有庸臣義不可不及也不及則廉節喪風教徵竊念愚臣誤蒙

任使于淮之役三年有餘臣實不才遭時多故
減餉于揚借兵于播兼之逆惡潛起於徐
方加以羣兇橫噬于四境內譏外侮如沸
如羹左支右吾不日不夜所賴
皇上日月照臨山海茹納苟延時歲以至于今
臣之始願初不及此頃者更荷
洪慈鑒其苦迫憫其勞瘁特
允臣骸俾遂臣志長林豐草之間固莫非
高天厚地之所覆載矣乃

予歸之命甫臨而總漕之
旨復下于時河流如線糧艘如雲而臣變事方
新豈遑安處于是匍匐赴之手口交作仰
藉
皇靈幸不辱命蓋一日在公一日匪懈臣義宜
爾也顧今漕事竣矣候代久矣臣業兩咨
之部亦既自
題之矣而
簡在未聞交代無期翹首跂足以日為歲是

皇上既鑒臣苦而又不遽去臣既憫臣勞而又
不輕棄臣徘徊顧復眷然愛惜豈不謂如
天之恩哉然在
君有恩在臣有義雖小人貪幸寧獨無心故臣
之自處則固有道矣何也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古之訓也不為利誘不為威惕臣之
節也

皇上恩加棄物雖存墜履遺簪之思微臣義切
守身敢冒貪榮患失之戒伏望

皇上察其愚誠全其終始亟
簡督臣速代臣任于以示
朝廷予奪之典于以明上下各盡之道其于
紀綱風化豈曰小補之扎若夫地方之艱
難禍機之潛伏漕政之縻弛河工之喫緊
臣前疏已盡無復贅詞統惟
皇上照察施行緣係
聖主馭下過恩微臣守身有義再懇
聖明亟簡督臣以重紀綱以明風教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齎捧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年十月初二日具題

縣官給由疏

題為遵例考覈[illegible]縣正官員事案查先據

直隸廬州府舒城縣申准本縣知縣錢允爍關稱見年三十九歲山東東昌府冠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除授直隸河間府任丘縣知縣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至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止實歷俸二十七箇月零八日調補今職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扣至三十年

閏二月十八日止又實歷俸八箇月零二
十二日連前連閏通共計三十六箇月三
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到臣隨經批行潁
州兵備道查勘去後續據該道兵備副使
劉如寵呈稱遵行廬州府及直隷河間府
任丘縣查勘得知縣錢允燦前後兩任經
管一應起存各項錢糧俱已完解並無拖
欠積蓄稻穀拆賣引鹽亦俱足額清解軍
士及穀收支贓罰明白農桑等項六事保
民實政五事俱已修舉委無違礙應准給
由又該本道查覈無異等因呈詳前來卷
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
治事今後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京聽
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齎繳其稱
職經薦應得
誥勑命者照例
請給又為邊官歷俸已深偶因公務改調等事

今後考滿官不論前後歷任月日多寡俱
得通理各題奉
欽依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李思孝考覈得舒城縣知縣錢
允燦自守真一塵不染莅政果百度維新
稱職既經該道查覈無礙應准給由除行
本官照例復職接俸管事造冊差人齎部
外伏乞
勅下吏部覆加考覈施行緣係遵例考覈給由
縣正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十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